

[美] 格雷格·坎贝尔 / 著
梅 琼 / 译

BLOOD DIAMONDS 血腥钻石



東方出版社

[美] 格雷格·坎贝尔 / 著

梅 琼 / 译



血腥钻石

Blood Diamonds

探索邪恶钻石之路

東 方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杨松岩

特约编辑:李晋西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腥钻石—探索邪恶钻石之路 [美]格雷格·坎贝尔著; 梅琼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ISBN 7-5060-1659-1

I.血… II.①格…②梅… III.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I 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7396 号

血腥钻石—探索邪恶钻石之路

XUEXING ZUANSHI—TANSUO XIE E ZUANSHI ZHI LU

[美]格雷格·坎贝尔著 梅琼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43 千字

ISBN 7-5060-1659-1 定价:18.60 元

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
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丘坛当掠物交
给仇敌。

——《耶利米书》

辛 白 林：你手指上的那个钻石戒指是怎么
得来的？

阿埃基摩：你还是不要逼我说出来的好，因为
说出来，会叫你十分难受的。

——威廉·莎士比亚《辛白林》

Blood Diamonds: Tracing the Deadly Path of the World's Most Precious Stones

Copyright © 2002 by Greg Campbell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Oriental

Press (Dongfang Chuban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estview Press,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美国韦斯特威尔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0722 号

词 表

AFRC 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从塞拉利昂政府军中分裂出来的小派别,1997 年与 RUF 结盟发动叛乱）

DTC 钻石贸易公司（德比尔斯公司设在伦敦的销售部,销售的未加工钻石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百分之六十五）

ECOMOG 西共体停火监督小组（ECOWAS 的武装部队）

ECOWAS 西非经济共同体（由十五个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组织）

EO “执行结果”公司（南非一家私人军队公司,1999 年解散）

KAMAJOR 曼迪族民兵（以迷信和信奉拜物教著称）

LURD 利比里亚和解与民主联盟（叛军组织,试图武力推翻查尔斯·泰勒政府）

MLPA 解放安哥拉人民运动组织（在安哥拉政府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

MSF 无国界医疗队（为难民和战争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的非政府组织）

NPFL 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查尔斯·泰勒领导的叛军组织，1990 年推翻塞缪尔·K·多政府，查尔斯·泰勒就任总统）

RUF 革命联合阵线（塞拉利昂叛军组织，1991 年组建，领导人为福迪·桑科，曾与 NPFL 领导一同在利比亚受训，RUF 和 NPFL 关系密切）

RUF 革命联合阵线党（RUF 组建的政党）

SLA 塞拉利昂军

UNAMSIL 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特派团

UNHCR 联合国难民高专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A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安哥拉叛军组织，组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目 录

词表	001
前 言：为钻石付出的代价	001
塞拉利昂弗里敦，无国界医疗队为被截肢者和战争中 受伤者设立的营地	
第一章 从绝望的深渊到爱的圣坛	013
塞拉利昂凯内马	
第二章 钻石汇集地：走私犯的乐园	033
塞拉利昂弗里敦	
第三章 军火走私商：从汤哥到蒂法尼珠宝店	063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第四章	为钻石而死：“斩尽杀绝”行动	081
	塞拉利昂弗里敦	
第五章	辛迪加：永恒钻石	099
	伦敦	
第六章	为和平而战：结束钻石导致的冲突	133
	塞拉利昂马克尼	
第七章	途中小站：下一站，利比里亚	157
	塞拉利昂凯拉洪	
第八章	“基地”：奥萨马的活动基金	173
	西非、阿富汗、纽约	
第九章	长路漫漫：寻找和平	193
	弗里敦	
后记		203
致谢篇		209

前言

为钻石付出的代价 塞拉利昂，弗里敦，无国界医疗队为被截肢者和战争中受伤者设立的营地

2001 年夏

1996 年，一把斧子快速砍了两下，剁掉了伊斯玛尔·达拉米的双手。他没有回忆——也许是无法回忆——双手被砍时的痛苦。只记得在枪口的威逼下，他把手腕放在一个往下滴

血的木桩上。已被砍掉双手的邻居们有些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身子,试图止住从胳膊涌出的鲜血,有些则蹒跚地离去。

达拉米确实记得整个过程进行得快捷而有条理——排在他前面的受害者被一脚踢开,他突然面对着一个血淋淋的木桩和一群全副武装,急于完成当天任务,显得不耐烦的少年。达拉米没有反抗也没有乞求怜悯,他把那枚儿子为他做的,粗糙的金属戒指从左手指头上取下来,放进口袋里。这是他双手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天上午,“革命联合阵线”(简称联阵)叛军用火箭弹和步枪袭击了小镇。叛军开着顶棚已被锯掉的小卡车从街上飞驰而过。在此之前,人们很容易认为在需要逃跑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时间。达拉米一家住在科伊杜潮湿的热带丛林村庄已有多年,这里是塞拉利昂东部地区的钻石出产中心。在达拉米的双手被联阵砍掉的前几个月,叛军军队悄悄穿过丛林中茂密的棕榈树和芭蕉林,逐步包围了科伊杜。联阵强盗偶尔到镇子上偷食物和其他所需物品,并且威吓当地居民,看起来不大可能发动一场全面袭击。科伊杜和塞拉利昂的许多丛林村庄一样,是由棕色的简陋木屋和红土路构成。从表面上看,你决不会想到这个村庄的周围地区自1991年以来,在这个西非国家四分五裂的战争中,一直是块激烈争夺之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地理学家首次在塞拉利昂的丛林中发现了钻石。从那以后,矿工们从散布在热带雨林周围泥泞的小矿坑中开采出世界上最宝贵的钻石财富。这些大大小小的乳白色碳晶颗粒被加工后佩戴在手上、手腕上、脖子上和耳朵上的珍贵珠宝,而佩戴它们的许多人或许从未听说过

塞拉利昂这个国家。在联阵发动的叛乱中,不少人和达拉米一样,因这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失去了双手。

达拉米被抓时,联阵并不是科伊杜周围惟一的武装部队。塞拉利昂政府军和名为西非经济共同体停火监督小组(ECOMOG)的区域性安全部队所派遣的维和士兵与联阵交战,使钻石矿不落入联阵的控制。第四个武装部队——被称为卡马杰的曼迪族民兵——加入了这场混乱和杀戮,他们用砍刀、长矛和古老神秘的战争仪式来抵挡联阵的步枪和火箭弹,希望战争仪式能使他们在敌人面前隐身并且刀枪不入。科伊杜集聚了这些训练不一、参差不齐的军队,他们之间时常发生小型冲突和全面进攻。

但是联阵过于恐怖残忍。联阵叛军几乎全部由无知、吸食毒品的青少年组成,他们在战争中肆无忌惮。战略手段包括集体强奸、酷刑、胡乱处决、抢劫和食人肉。但是他们战争罪行的标志是截肢。1996年塞拉利昂总统艾哈迈德·泰詹·卡巴呼吁国民“携手”共建和平,联阵便开始肢解受害者并把肢体扔在总统府的台阶上。联阵通常砍掉人的双手,但是他们也割掉平民的嘴唇、耳朵、腿、乳房和舌头来制造恐怖气氛。他们的战斗部队代号——弑婴将军,剁手女王——像是从一些蹩脚而又缺乏想像力的连环漫画书中摘选的。指挥官为作战任务所起的名字使作战意图不可置疑。从“自费”(疯狂抢掠)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斩尽杀绝”,叛军在进攻时的恐怖行为正如他们的部队代号所描述的那样。达拉米是“大清扫”行动的受害者,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行动计划是要用残酷手段控制包括科伊杜在内的科洛地区。联阵士兵在丛林中

见人就杀就砍，目的是为了控制钻石矿，开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这是联阵惟一想要的东西——用来换取枪支和个人财富的宝石。

和其他住在用锌皮作屋顶，用煤渣砖砌的房子里的人一样，达拉米认为联阵会满足于对村庄的占领，采取威慑法使政府军和卡马杰民兵无法逼近。几年前，联阵曾占领过科洛，但是一支由塞拉利昂政府从南非雇佣的私人军队夺回了村庄，雇佣军也因此获得了钻石开采权和销售权。之后，有很多居民重返家园。

但在那个特殊的早上，达拉米醒来时，没有看到人群在集市周围汇集，车在人群中穿行这种通常的景象，而是看见街道上开始堆满邻居的尸体，听到子弹打在硬土墙上弹回时发出的“砰砰”声越来越密集。达拉米飞奔到屋后，本打算溜进相对安全的丛林中，但却迎面撞上了一队穿着丝绸迷彩T恤衫和人字拖鞋的联阵士兵。他们用破旧的AK-47步枪的刺刀瞄准了他。达拉米被带到已由联阵士兵控制的乡镇警察局，推进一群在枪口威逼下惊恐失措的平民中。当外面的枪声渐渐平息时，囚犯们——大约有八个男女——被带到警察局后面，朝向一名拿着斧头的人一字排开。达拉米记得那个叛军看起来很壮实，没有穿衬衫，只穿条黑色牛仔裤，光秃的头上扎着一条黑色方巾，戴着一副塑料反光太阳镜。他用双手舞动着斧子。第一位受害者被拖到前面，强迫跪在木桩前。正当他尖叫时，他的一只手被砍了下来，接着是第二只。

排在后面的人歇斯底里起来，他们恐惧的哀嚎几乎淹没了斧头与骨肉撞击时发出的嘎吱声。约有五个男孩看守着等

待受刑的人。他们用枪托捅或用刺刀戳这些人，让他们排好队，这些被抓来的平民不得不在截肢和立即枪决之间作出选择。联阵指挥官在为一个人接一个人行刑时，汗淋淋的胸脯上溅满了血珠。

达拉米被推倒跪在红土地上。一名年轻的叛军将前一个受害者被砍下的双手扔进茂密的灌木丛中，鲜血四溅，就像食物掉进了巨兽口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达拉米把左手掌心向上放在一摊浓稠的鲜血中，血从木桩上淌下来犹如从一根已燃烧很久的蜡烛上滴下的蜡油。一支 AK-47 步枪的枪管抵在他的左太阳穴上。达拉米看着中指上儿子的那枚戒指留下的印痕。自制斧头的刀刃上迅速闪过一线阳光，达拉米在斧头落下时，紧闭着双眼。达拉米的尺骨齐手腕处被剁断，一只手很干脆地掉了下来。达拉米算是走运的，因为像这样粗陋的截肢，在很多情况下，要砍上十几下才能成功。达拉米看见自己的手从木桩边上弹起来，掉了下去，白得发亮的尺骨第一次裸露在阳光下。

叛军显然也剁掉了他的另一只手，但是达拉米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当时看着眼旁的尘土，听见斧头砍下去时发出的沉闷无节奏的声音，夹杂在排在他后面的人的尖叫声中。那种不稳定、极端恐怖、呆板机械的节奏令人作呕。

达拉米踉跄地站起身来，尽量使流血的胳膊不沾上太多的尘土。他蹒跚着离开了这个屠宰场和一堆数目不断增加、往外淌血的残肢。他的衬衫和裤子被血浸透了。他不记得那时周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想拦住他，只知道应该把胳膊高举过头顶，让重力作用来减缓失血速度，同时也

向路上的联阵士兵表明他已经付出了代价。

他盲目地沿着出科伊杜的那条红土路往前走。路上没有遇见政府军、西共体停火监督小组的军队或是卡马杰民兵。达拉米当时不知道，实际上联阵的进攻已将这些军队几乎全部赶出了科洛地区，科伊杜的政府军不亡则逃。达拉米估计自己踉跄地走了大约 15 英里路才倒下。对一个刚被砍掉双手的人来说，走这段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然而被截得很干净的肢体并不像料想的那样流很多的血。弹性导致被截断的静脉和动脉缩进肢体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行处理创面的功能。

有人，或许是一位好心的村民，冒着自己的双臂或双腿也被砍掉的危险，把达拉米拖进了一间小屋，并用线绳和破布把断肢勒紧，止住了血。达拉米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沿着那条土路蹒跚地往前走。最后终于走到一家乡村医院，一家可能对治疗这种截肢再熟悉不过的医院。达拉米离开了富含钻石的科洛地区，设法逃到了弗里敦，丢在身后的不仅有跟了他四十年的双手，而且还有他的农民生活、家和亲人。

自 1996 年那场恐怖的“大清扫”行动以来，联阵叛军卖出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科洛钻石。毫无疑问，有不少夫妻珍爱着这些钻石，并不知道钻石残酷的来源地。

2001 年夏，我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海边的废墟中遇见了达拉米。

他和几百个像他这样的人住在无国界医疗队为被截肢者和战争中受伤者设立的营地。从海边通向市中心只有一条

公路,营地建在路边,一片光秃的泥土地上,生长着一些低垂的无叶树。这儿以前是个校园,现在却肮脏破烂,用海边浮木和蓝白条塑料布搭成的十英尺见方的简易屋杂乱地堆在一起,这些无所不在,适用于各种气候的塑料布是由联合国难民高专署(UNHCR)发放的,可用来挡雨,但却升高了屋内温度。在夏季,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多度。两百多个家庭住在营地,一间简易屋要挤进近十人。

一迈进大门,小孩们便蜂拥上来要钱,拽着你不放。你不得不用力甩开他们。很小的孩子,有些还不到一岁,用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走着,有些孩子在学习如何用断臂吃饭。简陋的阳台上,有个人在用自制的假肢吸烟,破旧的维可牢尼龙搭链把一个弯曲的大衣衣钩绑在断臂上,香烟被夹在拧弯的铁丝之间。其他人则绑上勺子当假手,这样吃饭时就不用别人帮忙。但是扣衬衫扣子还是需要亲人的协助。因此大多数被截肢的人穿着援助组织赠送的T恤衫,上面印的图案大多不合时宜,有件丝面T恤衫上印着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广告,另有一人穿的汗衫磨得露了线,上面印着一家俄亥俄酒吧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场景。和达拉米一样,他们都有可怕的经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联阵大规模截肢的受害者。MSF营地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展示了十年战乱中塞拉利昂人民所遭受的暴行。战争在至少四个部队间进行,有时他们的残暴不分高下。在堆满垃圾的小巷中穿行,我看见一个被几内亚的迫击炮炸掉了一条腿的三岁小孩,还有一个被西共体停火监督小组士兵割去了耳朵和胳膊的男人,这些士兵折磨被抓来的人时,和联阵一样残忍。我还看见一个失去前臂和

小腿的母亲,正用膝盖和胳膊肘小心翼翼地把出生不久的孩子抱到胸前喂奶。

无论是看书还是亲眼目睹,你不会想到国际钻石行业每年所销售的价值六十亿美元的钻石有相当一部分出产于塞拉利昂,其中百分之八十的钻石制品销往美国。称塞拉利昂为一个“国家”只不过是地理上的便利之举。实际上,位于西非一个小角落的塞拉利昂是充斥着暴力、贫穷、军阀和苦难的真空地带,政府机构完全瘫痪,哪一派军阀兵力最强,就由哪一派军阀掌管政权。联合国人类发展统计报告中,塞拉利昂被排在最后,人均寿命在世界上是最短的:塞拉利昂男人平均寿命为四十五岁;女人为四十八岁。这个国家五百万人口中,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流离失所。政府屡遭政变、反政变、操纵性选举、政治暗杀和帮派纷争的摧残,几乎完全丧失职能。当一切都已分崩离析时,惟有钻石的出产还保持稳定。实际上,正是钻石的销售维系着战争的进行。

联合国维和部队于1999年进驻塞拉利昂之前,世界大国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个国家,尽管它们热心购买那些推动长达十年的杀戮和酷刑的钻石。不难看出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愿介入塞拉利昂。许多人在地图上很难找到这个国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塞拉利昂被腐败、独裁政府、领导者的无知和强盗行为所吞噬,被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所残害。气候糟糕透顶:整年闷热潮湿。热带地貌是疟蚊、脊髓灰质炎、黄热病、盘尾丝虫病和其他几十种致命疾病的滋生地。雨季时,所有的东西——不论在室内,还是在室外,持续五个月都是潮湿的。旱季时,从萨赫勒地区和撒哈拉沙漠吹来的哈麦丹风将